

連隊文藝

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编印

30



愤怒声讨“四人帮”

纪 航

民 兵

盛 扬



PDG

AWT1/128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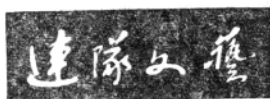
苏堤春晓

陆放



不见鬼子不挂弦

山西省军区 战士 傅喜乐



第三十期

目 录

1978年8月

查铺 (诗)	51126部队	田亚文 (1)
哪去了? (漫画)	52989部队战士	张 克 (2)
伪装 (诗)	51079部队战士	梁同纲 (3)
练嗅油 (诗)	52873部队战士	何现林 (4)
战士爱松树 (诗)	51168部队战士	郝建军 (5)
行军路上 (革命回忆录)	军区司令部	赵凤朝 (7)
贺龙同志的故事和传说		刘 伍 (18)
光荣传统开新花 (诗配画)		
.....	52843部队 魏红前诗 钱永斌	许甫金画 (27)
黄蜂找窝 (诗配画)	52855部队战士	陈志平诗 (28) 赵光明画
点滴时间 (画)	52858部队	王集平 (29)
我爱大山 (相声)	51056部队 新 喜	张 诚 (30)
山径崎岖 (中篇节选)		柳 杞 (40)
山雨 (长篇节选)		魏 巍 (54)
从卖瓜人三改广告谈起 (文艺杂文)		刘元福 (70)
向国防现代化奋勇进军 (歌曲)		
.....	军区司令部战士 宫润太词 贾冬温曲	(72)

AWT1/1285/15 吳

一面锦旗 (山东快书)	刘学智 刘洪滨 赵建国 (73)
天津警备区举办文学、美术创作学习班 (文艺动态)	
.....	信 侦 (90)
攀峰越涧 (速写)	52930部队战士 巴卫群 (94)

• 连 队 俱 乐 部 •

怎样指挥唱歌	(79)
猜谜语	(83)
小测验	(84)

• 学 习 与 借 鉴 •

孔乙己 (小说)	鲁 迅 (86)
孔乙己分析	(91)



查 铺

(外一首)

五一一二六部队 田亚文

当战士进入甜蜜的梦想，
一粒粒子弹却睁着眼睛，
一个个枪栓支楞着耳朵，
炉火尽情地抒发着热情。

突然，门口吹进一阵春风，
三九天萤火虫在被上闪动，
原来是连长进屋查铺，
萤火虫是他特制的手灯。

钢枪替战士敬礼，
床下的胶鞋早已列队立正，
一排五星露出欢乐的笑容，
炉上的铁壶象战士的热血在沸
腾。

连长先往炉里添入乌金，
又俯身掏去残渣、疏通烟筒，

将小王压在胸前的胳膊挪开，
又细细品味着小刘梦里嘻嘻的
笑声。

连长又翻开《武器登记》，
把战备物资逐个“点名”，
仿佛每件装具都争着前来报
告：

“良好，干净”紧绷着警惕的
神经。

莫道这是短短的几分钟呵，
官兵间的情谊又增了几层！
地板每晚都默记这熟悉的脚
步，

墙上的温度计呵，记录着连长
的感情。

战士的铁拳

练擒拿、砸沙包，
甩开膀子练绝招。
沙包补丁有多少？
手上硬茧记得牢。

一双拳头一门炮，
十根指头十把刀。
拳内握着雷和电，
每根指头卷怒潮。
拳头一砸狂飙起，
来犯敌人全报销。

哪 去 了？

(漫画)

五二九八九部队

张 克



伪 装

五一〇七九部队战士 梁同纲

山花安下了新“家”，
野草搬移了旧“甸”，
在新反坦克壕内外，
它们织就“梅花”朵朵的花
坛。*

于是，整日里蜜蜂在这里劳作，
百灵鸟在花丛中婉转；
经战士一双巧手精心地打扮，
敌人的侦探器里只有采蝶翩
翩。

野菊花的英姿多娇美，
山丹丹红得象火焰；
绿叶里溶进战士蓬勃青春，
红葩上映着战士忠心赤胆。

可是，壕底草蔓象紧扣的锁链，

要缠住侵略者罪恶的“脚腕”，
漫沿“梅花”象张目的鱼网，
要把“蠢乌龟”一举收敛！

哟！阳雀飞过叫喳喳，象在说：
“奇怪！地上的大壑怎么被花
草填满？”

嘿！长风掠过响飒飒，象在说：
“怎么塞北变成了三月的江
南？”

“哈……”战士们爽朗地笑了，
笑声中飞进出钢铁的誓言：
“我们就是要为祖国添春色，
给侵略者‘装饰’丧命的深
渊！”

• 规定伪装草要移栽成梅花状。



练 嗅 油

五二八七三部队战士 何现林

坦克手，王小牛，
头次操练油钻口，
呛得脑胀脸发白，
恶心呕吐车难走。

硬骨头，王小牛，
决心和油交朋友。
三伏练习不开窗，
浓烈油味使劲嗅。

嗅不够呵王小牛，
油瓶常常放衣兜，

有空他就拿出吸，
睡觉也要挂床头。

嗅得柴油吐香气，
进仓似鱼水中游；
嗅得血液变油液，
注入马达战车吼。

嗅呵嗅，优秀手，
胸中倾进时代油，
“抓纲治军”攀高峰，
为灭虎狼加劲嗅。



(题图：张春生
插图：胡良玉)



战士爱松树

五一—六八部队 郝建军

来呀，来栽下这青翠的松树，
舀来甘甜的泉水，刨开肥沃的
疆土。

来呀，来栽下这青翠的松树，
献上嘹亮的战歌，洒下晶莹的
汗珠。

战士热爱家乡那娇艳的田野，
更热爱这风疾云奔的山麓。

战士喜爱家乡那葱茏的青竹，
更喜爱这朴实无华的松树！

爱松树哟——

爱它那倔强的性格，刚强的筋
骨；

爱松树哟——

爱它那威武的英姿，战斗的风
度！

莫要说这松树还嫩还小，
莫要说新战士刚刚迈开脚步
……

呵，你听，阵阵松涛已播响了
战鼓，
呵，你看，浩荡的队伍已跨上
了征途！

来吧，北国的寒流，任你袭扰，
松树已勇敢地挺起了胸脯；

来吧，重重障碍，任你拦阻，
东风已鼓满了战士的肺腑！

风击霜侵呵，雨淋雪扑，

小树将长成擎天的梁柱；

火缠烟绕呵，雷锻电淬，
战士将炼出钢筋铁骨！

呵，松树……战士……

呵，战士……松树……

没有战士的情操，怎爱松树的

朴素，

没有松树的风骨，怎知战斗的
幸福！

松树旁，战士宣誓：
放心吧，祖国！放心吧，首都！

战士的誓言，松涛呼应：
祖国春色，我们守护！



(题图：张春生 插图：胡良玉)



行 军 路 上

(革命回忆录)

军区司令部 赵凤朝

人的记忆象个筛子，随着岁月的流失，许多事情逐渐遗忘了。可是，也有许多事情，虽然是瞬间经过的，但已在脑海里却留下很深很深的记忆，一想起来，心情就会激动不已。这些事情惊天动地吗？不，说起来小得很，可是，她们却象一颗晶莹的珍珠，永远放射着不灭的光采。这些珍珠在哪里呢？她们，就在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队伍所走过的漫漫道路上。亲爱的同志，在此“八一”建军节前夕，让我从这漫漫道路上，拾取几颗小小的珠子，她们虽小，却永远闪烁着金色的光辉，也正是这数不尽的荧光，唤来了东方的黎明，迎来了古国的旭日。

“老 大 哥”

急行军快一整夜了，从后半夜起，我和老大哥掉队了。掉队的原因很简单，我因为拉肚子拉得浑身软的象棉花团似的，老大哥脖子上的枪伤本来没好利索，一个急行军就又肿了。连长看我们

难以坚持，又考虑部队任务紧，就坚决要我们“掉队”，又给我们说清了“收容”的信号，连队就箭一般地前进了。我和老大哥就这样落了伍。

老大哥叫杨老根，已经四十多岁。他个不算高，长了一大把胡子，他的脾气很好，两眼老是笑眯眯的，给人一种和善亲近的感觉。大伙都说老大哥对同志不仅笑在脸上，而且笑在心里。他在连队里岁数最大，同志们都很喜欢他，不知是谁开了个头叫他“老大哥”，一来二去的就在连队叫开了，杨老根倒没人提了，甚至连开全连大会时，连长都亲切地喊着：“老大哥，发个言吧！”

老大哥是连里的炊事班长，我们俩关系可好了，也许是我年纪小吧（那时我才十七岁），老大哥总象对小弟弟似的对待我。我一到伙房，他那两眼就眯在一起了：“小赵，来，给你点好东西吃。”说着就从灶膛里扒出个烤的焦黄的红薯，或者给我一把又香又脆的锅巴。我也象个小孩子似的不客气吃起来。我吃的当儿，老大哥笑眯眯地看着，好象比他吃在肚里还香。“老大哥，你都四十多岁了，怎么还当兵呢？”那时候，我刚入伍不久，脑子里想不明白，就问他，他嘿嘿一笑：“参军可受不着限制，七十岁也可以当兵。”

“那你的家呢？”

每逢我这样问，老大哥都不回答，只是使劲地吸着他那一巴掌长的烟袋，烟袋锅抽的“吱拉吱拉”的响，他脸上的笑模样也没了，见老大哥这个样子，我也就不敢再问了。

后来，从别的同志嘴里我才知道，老大哥已没有家了。他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日本鬼子挑了他的全家人，烧了他的房子，还把他抓去当劳工。“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早没命了。”他经常对同志这样说。当我了解了他家里的事情，我才更明白他说这话的情感。从此，我也对老大哥更亲更爱了。

我们俩在漫野里走着。这是个寒冷的冬日黎明前之夜，天阴得看不见一颗星星，西北风卷着雪花紧一阵慢一阵地在飘。走了一会儿，我的肚子又下坠了，脚步也慢了下来，老大哥看我这样子，扶住我的胳膊说：“来，我扶着你。”

这怎么行呢？老大哥已经把我的枪“收交”了，怎能再加重他的负担？何况他的脚脖子已经肿成了“发面饽饽”。“不行。”我坚持不干。可是，老大哥却紧紧抄起我的胳膊。我还想不依，可身子实在不争气，心里虽然不愿这么做，可还是靠在了老大哥身上。唉，这件事至今想起来心里还不好受，老大哥为了我该付出多大的辛苦啊！都怪我那时年纪太小太不懂事了。

我们俩继续向前走。越走地势越平。传说这里是杨家将的“七郎八虎”战幽州的地方。出发前，连长就对大家讲了，说这一带是军事要塞，鬼子防范很严，要大家特别小心。我们俩又走了一阵，忽然间觉得眼前的路看清了些，“呀，不好，天快亮了。”老大哥说，“天亮前咱们一定要过同蒲路，过不去路就麻烦了。”

我看了看天边的鱼肚白，也着了急，心里一急，身上的病好象轻了，我俩都不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呜——远处传来火车声，老大哥对我说：“小赵，小心，快过铁路了。”

听说要过铁路，我的心一下提起来，浑身的疲乏也都没了。我知道，过同蒲路是我们这次行军路上最重要的关口，这里鬼子防备很严，不到半里远就是岗楼。离铁路越近我的心跳的越急。还算不错，我们俩平安过去了。

可是，当我们离开铁路还有半里远的时候，一列火车开来，火车头亮着贼亮贼亮的车灯。我刚要看个明白（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家伙），老大哥一把把我按倒在地。就在这时，铁路

旁响起一阵枪声。“不好，有人被打倒了。”我借着火车灯光，清清楚楚见一人倒了下去，还看见那人在挣扎。

“是自己同志！”老大哥说着从地上跃起，向铁路上冲去。我也跟了过去。老大哥见我跟了来说：“小赵，你在这里等我。”

“不，让我去。”我固执地说。

老大哥见我不听话，他真急了，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气。他一把将我推倒在地，拧着眉毛说：“这是命令！”

见他这样子，我软了，只好扒在原来的地方看着他的行动。

老大哥几乎是飞一样向那个倒下的同志冲去，他的脚也好像没了病，走的是那样快、那样利索，好象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着他。转眼间，老大哥就到了那个同志身边。我清楚地看到，老大哥背起他就往回走。

“快、快！”我心里真替他们着急呀，要知道，他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随时都会发生危险的，我的心真提到嗓子眼儿。



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就在他们离我只有几

米远的时候，敌人的子弹叫起来，探照灯也亮了，一下子就发现了我们。老大哥抱着那个同志一滚，就滚到了我面前的一个土沟里。这时，我看清了那个同志，他有三十多岁，大概是膀子受了伤，鲜血印透了军衣。

“同志，你们快走吧，我来对付鬼子。”那个同志说。

老大哥好象没听见一样，他却对我大声说：“小赵，带着这位同志转移！”

“不，你们转移。”我说。

“这是命令！”老大哥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严厉。说完，他一拧身飞出土沟，顺手扔出两颗手榴弹，“轰！轰！”手榴弹爆炸了。借着烟雾，他向西跑去，一边跑一边向追过来的鬼子射击。鬼子被吸过去了。

容不得我们多想了，我和那位同志相扶着向东走。一里、二里、三里……离铁路越来越远，枪声停了，天已经大亮了。我们俩不时回头望望，多么希望在我们走过的路上，出现老大哥的身影啊，可是，路上空荡荡的，老大哥没有跟来。

我心里明白老大哥不会再来了，难过地哭出声来。豆大的泪珠也从那个同志眼角里滚下。

老大哥为了阶级兄弟的性命，他倒下去了。可是，他那音容笑貌，他那英雄的行动，却深深地、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一直到今天。

老大哥，你没有死，你永远活在同志们的心里。

“母 亲”

又是一个急行军。这是一九四三年的春天，为了消灭日本鬼子，一天一夜，部队跑了二百五十里，还过了五架山，六条河。大家都累的精疲力尽了，特别象我这个刚穿上两个半月军衣的人，更是吃不消。行军开始指导员做动员时，我还当没事人儿似的呢。指导员说行军爬山很累，笑话，谁没走过路呢？谁没爬过山呢？我在家里放羊时，还常常和二楞子他们比赛爬山哩，每次都是我跑的最快，走路还能把人难住？一路上游游山玩玩水的那才美哩。谁知道行军竟是这么累呀。一上路，队伍就飞起来一样，没过两个时辰，我那脚掌就疼的不敢沾地了，到了休息的地点脱鞋一看，哟，脚底磨了铃当似的三个大水泡。看得人眼晕。我刚把鞋穿上，指导员过来了，他笑着对我说：“小赵，怎么样？”

无论如何不能告诉他有泡。让他知道了，把我放进“收容队”就糟了，要那样，大伙儿非指我脖子说：“他呀，一挑子茶壶都摔了，就剩了个咀。”“动员会上表态的多坚决，一到实际事儿上就草鸡。”“我呀，我才不让他们指脖子呢。”我“啪”地给指导员打个立正，象没事人儿似的说：“报告指导员，我一切都好！”

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不行就说话，你们新兵，这样的行军是第一次。”说完，他又感叹地说，“战争就是这样，什么情况都会迁到的。”

我们指导员姓朱，他可好了，别看只有二十六七岁，做起思想工作可有一套了。他那双眼睛特别尖，你肚里有事，他一下就能看出，一点儿也瞒不住。象我刚入伍时夜里想家，想妈妈，我谁也没告诉过，连最好的老乡李二旦也没讲，可指导员却看出来。花了半天时间给我做解释，说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临了，还把他爱人做的一双袜子给了我。咱怎好意思要呢，可指导员硬塞到我手里。

看到指导员走了，我心里想：人家指导员不是一样和自己行军吗，人家怎么就不怕累呢？这样一想，我的脚好象也不疼了。

部队继续行军。刚上路时候脚还不太疼，走了一阵，前头又传来命令，跑步前进。队伍象风一样往前卷。我也甩开两脚往前跑，跑着跑着，只觉得气不够用了，身上的背包带儿一个劲地往肉里扣，两条腿也似乎不听使唤，特别是两只脚，每一沾地都象针扎一样。那个滋味儿没法形容，跑着跑着，我只觉得身上的东西越来越重，双腿越来越沉，两脚越来越疼，头越来越涨。可是路还是没个头，太阳也似乎不动了。同志们的身影一个个从我身边闪过去了，我多么想追上去，可双腿不听使唤。正在这时，忽然间我觉得肩上的东西轻了，回头一看，一只大手把背包上的枪抓走了。接着一